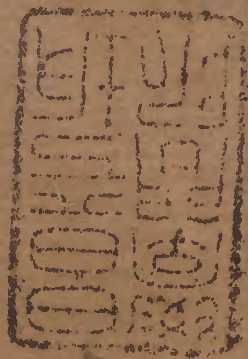


資治通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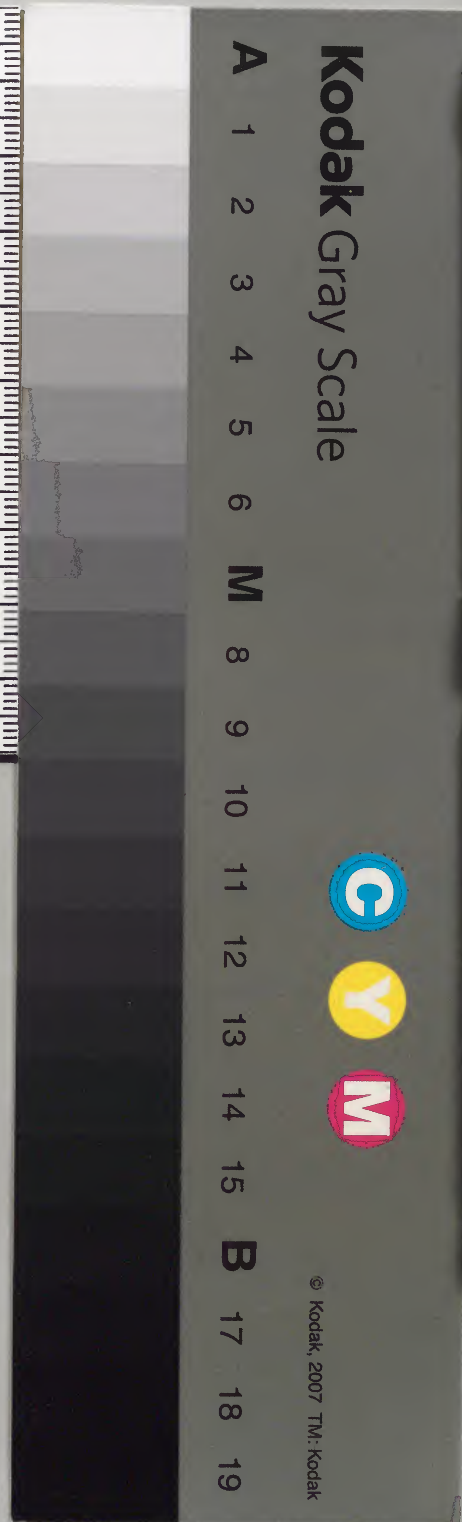
六十三之四漢



一	四	五	漢書門
〇	六	〇七	
册	架	函	號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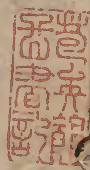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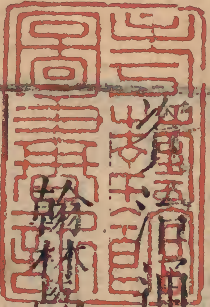
三	五	漢
八	〇七	書
函	一四	
三	〇	架
架	册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073
冊數	140	(31)
函號	283	7





通鑑卷第六十三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宋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注

明 後學 長洲陳仁錫 評閱

漢紀五十五 起屠維單閼盡上章執徐凡二年

孝獻皇帝戊

建安四年春黑山賊帥張燕與公孫續率兵十萬于道救之帥所類翻未至瓚密使行人齎書告續使引五千

通鑑卷第六十三 漢紀五十五 孝獻皇帝



鑊騎於北隰之中賢曰下溼曰隰孔穎達曰下濕謂土地窳下常沮如名為隰也起

火為應瓚欲自內出戰紹候得其書如期舉火瓚以

為救至遂出戰紹設伏擊之瓚大敗復還自守復扶又翻

紹為地道穿其樓下施木柱之度足達半便燒之樓

輒傾倒稍至京中柱柱也易之中京瓚所居也度徒洛翻瓚自計必無

全乃悉縊其姊妹妻子然後引火自焚紹趣兵登臺

斬之縊於賜翻又於計翻趣讀曰促田楷戰死關靖歎曰前若不止

將軍自行未必不濟吾聞君子陷人危必同其難難

豈可以獨生乎策馬赴紹軍而死公孫瓚之計與陳宮之計一也

陳宮之計呂布不能用公孫瓚之計關靖止之是知不惟決計之難贊決者亦難也續為屠各

所殺屠各胡也漁陽田豫說太守鮮于輔曰輔既朝鄒丹遂

領漁陽太守說輸曹氏奉天子以令諸侯終能定天

下宐早從之輔乃率其眾以奉王命詔以輔為建忠

將軍都督幽州六郡初烏桓王丘力居死子樓班年

少從子蹋頓有武略代立少詩照翻從才用翻下同賢曰蹋音大蠟翻楊正衡

晉書音義蹋徒合翻總攝上谷大人難樓遼東大人蘓僕延右

北平大人烏延等袁紹攻公孫瓚蹋頓以烏桓助之

瓚滅紹承制皆賜蹋頓難樓蘓僕延烏延等單于印

綬又以閻柔得烏桓心因加寵慰以安北邊其後難

樓蘓僕延奉樓班為單于以蹋頓為王然蹋頓猶秉

通鑑卷之十三

獻帝



計策 眭固屯射犬

郡國志河內野王縣有射犬聚唐懷州河內縣有漢射犬故城

眭息隨翻

夏四月曹操進軍臨河使將軍史渙曹仁渡河

擊之仁操從弟也固自將兵北請袁紹求救與渙仁

遇於犬城渙仁擊斬之操遂濟河圍射犬射犬降

江操還軍敖倉初操在兗州舉魏种孝廉

翻江張邈舉兗州附呂布事 操曰唯魏种且不弃孤及

聞种走操怒曰种不南走越北走胡不置汝也既下

射犬生禽种操曰唯其才也釋其縛而用之以為河

內太守屬以河北事

將軍 袁術既稱帝淫侈滋甚媵御數百

其

兼羅紈厭梁肉自下飢困莫之收恤既而資實空盡

不能自立乃燒宮室犇其部曲陳簡雷薄於濳山

屬廬江郡有天柱山賢曰濳縣之山也濳今壽州霍山縣也濳音潛 復為簡等所拒遂

大窮士卒散走憂懣不知所為

帝號於從兄紹

矣表氏受命當王符瑞炳然今君擁有四州

人戶百萬謹歸大命君其興之表譚自青州迎術欲

從下邳北過曹操遣劉備及將軍清河朱靈邀之術

不得過復走壽春六月至江亭坐簀床而歎曰表術

乃至是乎

賢曰簀第也謂無茵席也 因憤慨結病歐血歿術從弟

錄送帝號



胤畏曹操不敢居壽春率其部曲奉術柩及妻子奔

廬江太守劉勳於皖城皖縣屬廬江郡今舒州也師古曰皖胡管翻杜祐曰音患

考異曰吳志孫策傳曰術死長史楊弘大將張勳等將其眾欲就策廬江太守劉勳邀擊悉虜之叔其

珍寶以歸與諸書不同今從故廣陵太守徐璆得傳

國璽獻之璆渠尤翻傳國璽術拘孫堅妻所奪者璽斯氏翻袁紹既克公

孫瓚心益驕貢御稀簡主簿耿包密白紹宜應天人

稱尊號紹以包白事示軍府白事所白之事也僚屬皆言包

妖妄宜誅妖於紹不得已殺包以自解紹簡精兵十

萬騎萬匹欲以攻許沮授諫曰近討公孫瓚師出歷

年百姓疲敝倉庫無積未可動也宜務農息民先遣

使獻捷天子若不得通乃表曹操隔我王路沮子余翻王路

謂尊王之路也然後進屯黎陽漸營河南益作舟船繕修器

械分遣精騎抄其邊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如此

可坐定也使紹能用授言曹其殆乎抄楚交翻郭圖審配曰以明公之

神武引河朔之彊眾以伐曹操易如覆手易以何必

乃爾授曰夫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恃眾憑彊謂之驕

兵義者無敵驕者先滅前漢魏相上書曰兵義者王兵驕者滅曹操奉

天子以令天下今舉師南向於義則違且廟勝之策

不在彊弱曹操法令既行士卒精練非公孫瓚坐而

受攻者也今弃萬安之術而興無名之師前漢董公曰兵出無



名事故不成竊為公懼之為于偽翻圖配曰武王伐紂不

為不義况兵加曹操而云無名且以公今日之疆將

士思奮不及時以定大業所謂天子不取反受其咎

史記范蠡之言此越之所以霸吳之所以滅也監軍之計在

於持牢紹使授監護諸將故稱為監軍持牢猶今南人言把穩也監古衙翻而非見時

知幾之變也幾居衣翻紹納圖言圖等因是譖授曰授監

統內外監古衙翻威震三軍若其浸盛何以制之夫臣與

主同者亡此黃石之所忌也臣與主同言作威作福與主無別也黃石即張

良於下邳圯上所得之書也且御衆於外不宐知內紹乃分授所

統為三都督使授及郭圖淳于瓊各典一軍騎都尉

有政

清河崔琰諫曰天子在許民望助順不可攻也紹不

從許下諸將聞紹將攻許皆懼曹操曰吾知紹之為

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克而少威少詩沼翻下以少同

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壹將即亮翻土地雖廣

糧食雖豐適足以為吾奉也孔融謂荀彧曰紹地廣

兵強田豐許攸智士也為之謀審配逢紀忠臣也逢皮

江任王任其事任之曰顏良文醜勇將也統其兵殆難克乎

或曰紹兵雖多而法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

不治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此數人者執不

相容必生內變顏良文醜一夫之勇耳可一戰而禽



也。秋八月操進軍黎陽使臧霸等將精兵入青州以

扞東方。臧霸起於泰山稱雄于東方者也。故使之留

于禁屯河上九月操還許分兵守官渡。賢曰裴松之

牛臺下臨汴水是為官渡。袁紹曹操尚存焉。在今

鄭州中牟縣北據水經註汴水即荏蕘渠也。杜佑曰

鄭州中牟縣北十二里有中牟。表紹遣人招張繡并

與賈詡書結好繡欲許之詡於繡坐上。好呼到顯

謂紹使曰歸謝表本初兄弟不能相容。謂與表術有

以相圖也。顯者明而能容天下國士乎繡驚懼曰何

至于此竊謂詡曰若此當何歸詡曰不如從曹公繡

曰表強曹弱又先與曹為讐。謂消水之戰。殺其子也。從之如何

詡曰此乃所以宜從也夫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其

宜從一也紹彊盛我以少衆從之。少詩詔必不以我

為重曹公衆弱其得我必喜其宐從二也夫有霸王

之志者固將釋私怨以明德於四海其宜從三也願

將軍無疑冬十一月繡率衆降曹操。降臣操執繡手

與歡宴為子均取繡女。為子偽翻拜揚武將軍表詡

為執金吾封都亭侯。北郡國縣道治關中諸將以表

曹方爭皆中立顧望涼州牧韋端使從事天水楊阜

詣許阜還關右諸將問表曹勝敗孰在阜曰表公寬

而不斷好謀而少決不斷則無威。斷丁少決則後事

而不斷好謀而少決不斷則無威。斷丁少決則後事

魏書卷之三十三 獻帝



衛說

以鹽市牛  
耕種實關  
中以業歸  
民

今雖疆終不能成大業曹公有雄才遠畧決機無疑  
法一而兵精能用度外之人所任各盡其力必能濟  
大事者也曹操使治書侍御史河東衛覲鎮撫關中  
治直之翻時四方大有還民關中諸將多引為部曲  
覲音蕪覲書與荀彧曰關中膏腴之地頃遭荒亂人民流入  
荊州者十萬餘家聞本土安寧皆企望思歸企去智  
也而歸者無以自業諸將各競招懷以為部曲郡縣  
貧弱不能與爭兵家遂疆一旦變動必有後憂夫鹽  
國之大寶也亂來放散宜如舊置使者監賣監占衙  
以其直益市犂牛若有歸民以供給之勤耕積粟以

豐殖關中遠民間之必日夜競還又使司隸校尉留

治關中以為之主治有則諸將日削官民日盛此疆

本弱敵之利也或以白操操從之始遣謁者僕射監

鹽官河東安邑鹽池舊有鹽官鹽之為利厚矣齊用

至漢武之世幹之以佐軍興及唐安史之亂第五琦

權鹽以贍國用自此遂為經賦其利居天下歲入之

半監占司隸校尉治弘農魏畧及三國志實治洛

陽蓋暫治弘農關中由是服從表紹使人求助於劉

表表許之而竟不至亦不援曹操從事中郎南陽韓

嵩漢制惟司隸校尉有從事中郎至別駕零陵劉先

韓嵩  
劉先

說表曰說輸今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于將軍若欲

通鑑卷之三十三

漢紀五十五

獻帝



請許觀寡  
表最可快  
高勸守節  
既行力勸  
遣子入侍  
是漢末第  
一人

有為起乘其敝可也。如其不然，固將擇所宜從。豈可  
擁甲十萬，坐觀成敗，求援而不能助，見賢而不肯歸。  
此兩怨必集於將軍，恐不得中立矣。曹操善用兵，賢  
俊多歸之，其執必舉表紹，然後移兵以向江漢。恐將  
軍不能禦也。今之勝計，勝計謂諸計之中此計為勝也莫若舉荊州  
以附曹操。操必重德將軍，長享福祚，垂之後嗣。此萬  
全之策也。蒯越亦勸之。蒯若怪翻表狐疑不斷，乃遣嵩詣  
許曰：「今天下未知所定，而曹操擁天子，都許君為我  
觀其釁。」為于偽翻下同嵩曰：「聖達節，次守節。」左傳曹公子嵩欣時之言嵩  
守節者也。夫君臣名定，以歿守之。今策名委質，質如字

唯將軍所命。雖赴湯蹈火，歿無辭也。以嵩觀之，曹公  
必得志於天下。將軍能上順天子，下歸曹公，使嵩可  
也。如其猶豫，嵩至京師，天子假嵩一職，不獲辭命，則  
成天子之臣，將軍之故吏耳。在君為君，則嵩守天子  
之命，義不得復為將軍死也。惟加重思，為于為翻重除用翻重思  
猶言三思也無為負嵩。表以為憚，使彊之。以其憚於使詐強之使行使疏  
至許，詔拜嵩侍中、零陵太守及還，盛稱朝廷。曹公  
之德，勸表遣子入侍。表大怒，以為懷貳。大會寮屬，陳  
兵持節將斬之。持節以示將斬猶不數日韓嵩敢懷貳邪眾皆恐欲令嵩謝嵩不為動容  
特節以存漢制也數曰：「韓嵩敢懷  
貳邪？眾皆恐欲令嵩謝，嵩不為動容。」數所具翻徐謂



蔡氏

表曰將軍負嵩嵩不負將軍具陳前言表妻蔡氏諫

曰韓嵩楚國之望也且其言直誅之無辭表猶怒考

殺從行者從才用知無他意乃弗誅而囚之 楊州

賊帥鄭寶欲略居民以赴江表帥所類以淮南劉曄

高族名人曄出於漢之宗室與蔣欲劫之使唱此謀

曄患之會曹操遣使詣州有所案問曄要與歸家要

邀寶來候使者曄留與宴飲手刃殺之斬其首以令

寶軍曰曹公有令敢有動者與寶同罪其眾數千人

皆讐服讐即涉翻推曄為主曄以其眾與廬江太守

劉勲勲怪其故曄曰寶無法制其眾素以鈔畧為利

僕宿無資謂先無名位為之而整齊之必懷怨難久

故以相與耳天下殺亂之時設有不幸勲以表術部

曲眾多不能贍遣從弟借求米於上繚諸宗帥不能

滿數不滿其所求之偕召勲使襲之孫策惡勲兵強

偽卑辭以事勲曰上繚宗民數欺鄙郡惡烏路翻欲

擊之路不便上繚甚富實願君伐之請出兵以為外

援且以珠寶葛越賂勲文選注曰葛越白布也今葛

勲大喜外內盡賀劉曄獨否勲問其故對曰上繚雖

小城堅池深攻難守易易以不可旬日而舉也兵疲

於外而國內虛策乘虛襲我則後不能獨守是將軍



進。屈於敵。退無所歸。若軍必出。禍今至矣。勲不聽。遂伐上繚。至海昏。宗帥知之。皆空壁逃。遷勲。了無所得。

時策引兵西擊黃祖。行及石城。海昏縣屬豫章郡。豫章大江之口。有地名。慨口。永元中分海昏置建昌縣。上繚在建昌界。石城縣屬丹陽郡。賢曰。在今蘇州西南。予據水經。石城縣在牛羊東。鄆道元注。又云。牛渚在石城東。城五百里。未知孰是。又據五代志。宣城秋浦縣舊曰石城。宋白曰。池州貴池石埭二縣皆漢石城縣之地。聞勲在海昏。策乃分遣從兄

賁輔將八千人屯彭澤。宋白曰。彭澤縣取彭蠡澤為名。漢屬豫章郡。今江州彭澤縣南。康軍都昌縣。皆漢彭澤縣地。自與領江夏太守周瑜將二萬人

襲皖城。克之。夏戶雅翻。皖戶坂翻。得術勲妻子及部曲三萬餘人。表汝南李術為廬江太守。給兵三千人。以守皖城。

為李術不附。孫氏張本。皆徙所得民東詣吳。勲還至彭澤。孫賁

孫輔邀擊破之。勲走保流沂。流沂地名。近西塞。西塞山在今壽昌軍東北。二

甲求救於黃祖。祖遣其子射率船軍五千人助勲。即舟師也。復扶又。翻下同。大破之。勲北歸。曹操射亦

遁。走策。收得勲兵二千餘人。船千艘。遂進擊黃祖。十

二月辛亥。策軍至沙羨。沙羨縣屬江夏郡。晉灼曰。羨音爽。水經注。蒲圻江中有沙

陽洲。沙陽縣治。縣本江夏之沙羨。晉太康中改曰沙陽縣。劉表遣從子虎及南陽

韓晞將長矛五千來救祖。從才用翻。將即亮翻。甲寅。策與戰。大

破之。斬晞。祖脫身走。獲其妻子及船六千艘。艘蘇士

卒殺溺死者數萬人。策盛兵將徇豫章。屯于椒丘。

椒丘

通鑑卷六十三

獻帝

韓晞

劉表

孫輔

周瑜

李術

孫氏

孫賁

孫輔



去豫章南昌縣數十里謂功曹虞翻曰華子魚自有名字華歆字子

魚自有名字言然非吾敵也若不開門讓城金鼓一

震不得無所傷害卿便在前具宣孤意翻乃往見華

歆曰竊聞明府與鄙郡故王府君齊名中州海內所

宗雖在東垂常懷瞻仰歆曰孤不如王會稽王明為會稽太

守為策所破翻復曰不審豫章資糧器仗士民勇果

孰與鄙郡復扶歆曰大不如也翻曰明府言不如王

會稽謙光之譚耳易曰謙尊而精兵不如會稽實如

尊教孫討逆智略超世用兵如神前走劉楊州君所

親見劉楊州南定鄙郡亦君所聞也鄙郡即今欲守

孤城自料資糧已知不足不早為計悔無及也今大

軍已次椒丘僕便還去明日日中迎檄不到者與君

辭矣歆曰久在江表常欲北歸孫會稽來吾便去也

乃夜作檄明日遣吏齎迎策便進軍歆葛巾迎策考

異口華嶠譚叙曰孫策畧有揚州盛兵陶豫章一郡

大恐官屬請出郊迎歆曰無然策稍進復自發兵又

不聽及策至一府皆造閣請出避之乃笑曰今將自

來何遠避之有頃門下白曰孫將軍至請見乃前與

歆共坐談議良久夜乃別去義士聞之皆長策謂歆

曰府君年德名望遠近所歸策年幼稚稚直宜修子

弟之禮便向歆拜禮為上賓

孫盛曰歆既無夷皓韜邈之風又失王臣匪躬之

通鑑卷六十三 漢紀五十五 獻帝 七



操夷皓謂伯夷四皓也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言華歆不能高尚其志又失蹇蹇匪躬之節也

橈心於邪儒之說交臂於陵肆之徒位奪節墮咎

孰大焉邪儒謂虞翻陵肆謂孫策也橈奴教翻墮讀曰墮

策分豫章為廬陵郡以孫賁為豫章太守孫輔為廬

陵太守會僮芝病輔遂進取廬陵僮芝據廬陵事見上卷上年留

周瑜鎮巴丘裴松之曰案孫策下時始得豫章廬陵丘縣也與後所屯巴丘處不同據晉地理志廬陵郡有巴丘縣沈約曰晉立今撫州崇仁縣即其地梁

改巴丘孫策之克皖城也撫視袁術妻子及入豫章

收載劉繇喪善遇其家士大夫以是稱之會稽功曹

魏騰嘗逆策意逢五故翻策將殺之衆憂恐計無所出策

吳夫人

母吳夫人倚大井謂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方

當優賢禮士捨過錄功魏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日殺

之則明日人皆叛汝吾不忍見禍之及當先投此井

中耳策大驚遽釋騰初吳郡太守會稽盛憲舉高岱

孝廉許貢來領郡岱將憲避難於營帥許昭家烏程

鄒佗錢銅及嘉興王晟等難乃川翻帥所類翻姓譜彭祖裔孫字為周錢府上

士因官命氏作徒河翻沈約曰嘉興縣本名長水秦改曰山拳吳孫權黃龍四年山拳縣生嘉禾改曰禾

與孫皓避父名改曰嘉各聚衆萬餘或數千人不附

孫策策引兵撲討皆破之撲音普進攻嚴白虎白虎

兵敗奔餘杭餘杭縣前漢屬會稽郡後漢分屬吳郡投許昭程普請擊

通鑑卷六十三 漢紀三十三 獻帝 十一



昭策曰許昭有義於舊君有誠於故友此丈夫之志也

裴松之曰許昭有義於舊君謂濟盛也憲也，有誠於故友則受嚴白虎也。乃舍之

舍讀曰捨

曹操復屯官渡

復音扶又翻

操常從士徐他等謀殺操

常從士常隨從在左右者也入操帳見校尉許褚色

變褚覺而殺之

初車騎將軍董承稱受帝衣帶中

密詔與劉備謀誅曹操操從容謂備曰

從音翻今天下

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備方食失

匕箸

備以操知其英雄懼將圖已故驚失匕筋也七匙也箸挾也箸音遲助翻值天雷震

備因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

論語記孔良有以也

遂與承及長水校尉种輯將軍吳子蘭王服等同謀

會操遣備與朱靈邀袁術程昱郭嘉董昭皆諫曰備

不可遣也操悔追之不及術既南走朱靈等還備遂

殺徐州刺史車胄留關羽守下邳行太守事身還小

沛

車尺遮翻考異曰蜀志先叙董承謀洩誅死備乃殺車胄魏志備殺車胄後明年董承乃死袁紀

備據下邳亦在承死前蜀志誤也東海賊昌豨及郡縣多叛操為備

據蜀志昌豨即昌霸豨許豈翻又音希呂布之敗太山諸屯帥皆降於曹操獨豨反側於其間蓋自恃其

才畧過於滅備眾數萬人遣使與袁紹連兵操遣司

空長史沛國劉岱中郎將扶風王忠擊之不克備謂

岱等曰使汝百人來無如我何曹公自來未可知耳

五年春正月董承謀洩壬子曹操殺承及王服种輯

五年春正月董承謀洩壬子曹操殺承及王服种輯

未見逆何有此輕舉

圖操逆福



皆夷三族操欲自討劉備諸將皆曰與公爭天下者

袁紹也今紹方來而奔之東言紹方來寇乃奔而紹不顧而東征備也

乘人後若何操曰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為後患郭

嘉曰紹性遲而多疑來必不速備新起眾心未附急

擊之必敗操師遂東冀州別駕田豐說袁紹曰曹操

與劉備連兵未可卒解說輪內翻卒讀曰猝公舉軍而襲其後

可一往而定紹辭以子疾未得行豐舉杖擊地曰嗟

乎遭難遇之時而以嬰兒病失其會惜哉事去矣曹

操擊劉備破之考異曰魏書曰備謂操與大敵連驚然猶未信自將數十騎出望公軍見麾旄便奔眾而走計備必不至此魏書多妄獲其妻子

進拔下邳禽關羽又擊昌豨破之備奔青州因蒯譚

以歸袁紹紹聞備至去鄴二百里迎之紹遠出迎備重敬之也

駐月餘所亡士卒稍稍歸之曹操還軍官渡紹乃議

攻許田豐曰曹操既破劉備則許下非復空虛復扶又翻

且操善用兵變化無方眾雖少少詩紹翻下同未可輕也今

不如以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眾外結

英雄內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為奇兵孫子兵法曰凡戰以

正合以奇勝注曰正者當敵奇者擊其不備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

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於奔命民不得安業

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

策

右



策定策於廟堂之上而決勝於千里之外謂之廟勝孫子曰未戰而廟勝得算多也未戰而廟不勝得算少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

豐彊諫忤紹紹以為沮眾械繫之忤五故翻沮在呂翻於是移檄州郡數操罪惡數所具翻二月進軍黎陽沮授臨行會

其宗族散資財以與之沮子余翻曰執存則威無不加執亡則不保一身哀哉其弟宗曰曹操士馬不敵君何

懼焉授曰以曹操之明畧又挾天子以為資我雖克伯珪公孫瓚字伯珪眾實疲敝而主驕將快將即亮翻快軍他蓋翻後也

之破敗在此舉矣楊雄有言六國蚩蚩為羸弱姬其今之謂乎賢曰法言之文也羸秦姓姬周姓方言曰蚩蚩也六國恃惑侵弱周室終為秦所併

也為于偽翻振威將軍程昱沈約曰振威將軍始於後漢初宋登為之以七百

兵守鄆城鄆音絹曹操欲益昱兵二千昱不肯曰袁紹操十萬眾自以所向無前今見昱少兵必輕易不來

少詩沼翻下同易以鼓翻攻若益昱兵過則不可不攻攻之必克徒兩損其執願公無疑紹聞昱兵少果不往操謂賈

詡曰程昱之膽過於賁育矣賁音奔袁紹遣其將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賢曰白馬縣屬東郡今滑州縣也故城在今縣東

沮授曰良性促狹雖驍勇不可獨任紹不聽驍堅夏堯翻夏四月曹操北救劉延荀攸曰今兵少不敵必分其執

乃可公到延津杜預曰陳留酸棗縣北有延津唐衛州新鄉縣有延津關關蓋在延津北



岸曹操所向若將渡兵向其後者紹必西應之然後

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禽也操從之紹聞兵

渡即分兵西邀之操乃引軍兼行趣白馬趣七未至

十餘里良大驚來逆戰操使張遼關羽先登擊之羽

望見良麾蓋戎車大將所乘者設幢麾張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

亦刺七斬其首而還還紹軍莫能當者遂解白

馬之圍徙其民循河而西紹渡河追之沮授諫曰勝

負變化不可不詳今宜留屯延津分兵官渡若其克

獲還迎不晚還迎留屯設其有難難乃衆弗可還紹

弗從授臨濟歎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

其濟乎遂以疾辭紹不許而意恨之復省其所部并

屬郭圖紹軍至延津南操勒兵駐營南阪下水經注

有神馬亭實中層崎南北二百步東西五十餘步自

外耕耘墾斫削落平盡正南有陟墜墜下方軌西去

白馬津可二十里南距白馬縣故城可五十里即開

山圖所謂白馬山也南阪其在山之南歟此時操兵

循河已入酸使登壘望之曰可五六百騎有頃復白

騎稍多步兵不可勝數復扶又翻下同勝操曰勿復

白令騎解鞍放馬是時白馬輜重就道諸將以為敵

騎多不如還保營荀攸曰此所以餌敵如何去之操

顧攸而笑紹騎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騎前後至

諸將復白可上馬操曰未也有頃騎至稍多或分趣



輜重重直用翻操曰可矣乃皆上馬時騎不滿六百

遂縱兵擊大破之斬醜醜與顏良皆紹名將也再戰

悉禽之紹軍奪氣三軍以氣為主氣初操壯關羽之

為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使張遼以其情問之

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恩誓以

共死不可背之背蒲吾終不留要當立効以報曹公

乃去耳遼以羽言報操操義之及羽殺顏良操知其

必去重加賞賜羽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劉備

於袁軍表紹左右欲追之操曰彼各為其主為于勿

追也操還軍官渡閻柔遣使詣操操以柔為烏桓校

尉鮮于輔身見操於官渡操以輔為右度遼將軍還

鎮幽土當是時幽州為紹所統與許屬遠而柔輔已

之後置度遼將軍以護南匈奴於西河今使鮮于

輔還鎮幽土故以為右度遼將軍自中國而北向以

西河為左幽廣陵太守陳登治射陽射陽縣前漢

土為右也漢屬廣陵郡應劭曰在射水之陽今楚州山陽縣

有射陽湖即其地賢曰射陽在今楚州安宜縣東孫

策西擊黃祖登誘嚴白虎餘黨圖為後害策還擊登

軍到丹徒丹徒縣前漢屬會稽郡後漢分屬吳郡春

氣始皇使楮徒二千人鑿城以敗其執改曰丹徒

考異曰此事出江表傳據策傳云策謀襲許未發而

死陳矯傳云登為孫權所圍於匡奇登令矯求救於

賢行狀云登有吞滅江南之志孫策遣軍攻登於匡

奇城登大破之斬虜以萬數賊忿喪軍尋復大興兵

通鑑卷之三十三 漢紀三十三 獻帝

卷

今不宜學  
壽亭侯以

深



向登登使功曹陳矯求救於太祖此數者參差不同  
孫盛異同詳云按表紹以建安五年至黎陽策以四  
月遇害而志云策聞曹公與紹相拒於官渡謬矣伐登之言為有證也今從之須待運糧初

策殺吳郡太守許貢考異曰江表傳曰初貢上表於漢帝言策驍雄宜召還京邑

若放於外必作世患候吏得表以示策策以讓貢貢  
辭無表策令武士絞殺之按貢先為朱治所迫已去

郡依嚴白虎安能復爾蓋策破白虎時殺貢耳貢奴客潛民間欲為貢報讐

策性好獵數出驅馳為于偽翻好呼所乘馬精駿從

騎絕不能及從才用翻卒遇貢客三人卒讀射策中頰後

騎尋至皆刺殺之策創甚射而亦翻中竹仲翻召張

昭等謂曰中國方亂以吳越之眾三江之固韋昭曰

吳松江錢塘江浦陽江也吳地記云松江東北行七

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為婁江東南入海為東江  
并松江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相息亮翻呼權佩以

印綬謂曰舉江東之眾決機於兩陳之間陳讀與天

下爭衡衡所以平輕重也爭衡言分爭之世卿不如

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丙午策

卒考異曰虞喜志林云策以四月四日死故置此

陳志策傳策陰欲襲許迎漢帝密治兵部署未發

為許貢客所殺郭嘉傳曰策渡江北襲許眾聞皆懼

嘉料之曰策輕而無備必死於匹夫之手果為貢客

所殺嘉雖先見安能知策死於未襲許之前乎蓋

時人見策臨江治兵疑其襲許嘉料其不能為耳時

年二十六權悲號未視事號戶翻張昭曰孝廉此寧哭

時邪孫權先為陽羨長郡乃改易權服扶令上馬使

出巡軍昭率僚屬上表朝廷下移屬城中外將校各

通鑑卷之三十三 獻帝



令奉職周瑜自巴丘將兵赴喪遂留吳以中護軍與

張昭共掌衆事秦置護軍都尉漢因之高祖以陳平為護軍中尉武帝復以為護軍都尉

屬大司馬三國虎爭始有中護軍之官東觀記曰漢大將軍出征置中護軍一人魏晉以後資輕者為中

護軍資重者為護軍將軍然吳又有左右護軍則吳制自是分中左右為三部時策雖有會

稽吳郡丹陽豫章廬江廬陵然深險之地猶未盡從

流寓之士皆以安危去就為意未有君臣之固而張

昭周瑜等謂權可與共成大業遂委心而服事焉

秋七月立皇子馮為南陽王壬午馮夢汝南黃巾

劉辟等叛曹操應表紹紹遣劉備將兵助辟郡縣

應之紹遣使拜陽安都尉李通為征南將軍劉表亦

陰招之通皆拒焉或勸通從紹通按劍叱之曰曹公

明哲必定天下紹雖彊盛終為之虜耳吾以死不貳

即斬紹使使疏送印綬詣操通急錄戶調調徒鈞翻下同戶出

緝絹謂之調錄收拾也朗陵長趙儼見通曰方今諸郡並叛獨

陽安懷附復趣叔其絲絹復扶又翻小人樂亂樂音洛

無乃不可乎通曰公與表紹相持甚急左右郡縣背

叛乃爾背蒹妹翻下同若絲絹不調送觀聽者必謂我顧望

有所須待也儼曰誠亦如君慮然當權其輕重小緩

調當為君釋此患偽于翻乃書與荀彧曰今陽安郡百

姓困窮鄰城並叛易用傾蕩易以翻乃一方安危之機

通鑑卷之二十三 獻帝 七



也且此郡人執守忠節在險不貳以為國家宜垂慰撫而更急斂絲絹斂力何以勸善或即白操悉以縣

絹還民上下歡喜郡內遂安通擊羣賊瞿恭等皆破

之瞿姓也王僧儒百遂定淮汝之地時操制新科下

州郡頗增嚴峻而調絲絹方急長廣太守何夔長廣縣前

漢屬琅邪郡後漢屬東萊郡此蓋言於操曰先王辨

九服之賦以殊遠近周官職方氏辨九服之邦國方

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

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

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

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

藩制三典之刑以平治亂周官大司寇掌建邦之三

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愚以為此郡宜依

二曰刑亂國用重典治而吏翻遠域新邦之典其民間小事使長吏臨時隨宜上不

背正法下以順百姓之心背蕭比及三年民安

其業然後乃可齊之以法也操從之劉備畧汝潁之

間自許以南吏民不安曹操患之曹仁曰南方以大

將軍方有目前急其執不能相救劉備以彊兵臨之

其背叛故宜也備新將紹兵未能得其用擊之可破

也操乃使仁將騎擊備破走之將即亮翻盡復汝潁叛縣

而還備還至紹軍陰欲離紹還從宣翻又如字乃說

紹南連劉表紹遣備將本兵復至汝南說輪芮翻復

通鑑卷六十三 漢紀三十五 獻帝 二



與賊冀都等合眾數千人曹操遣將蔡楊擊之為備

所殺袁紹軍陽武陽武縣屬河南沮授說紹曰北兵

雖眾而勁果不及南南軍穀少而資儲不如北南幸

於急戰北利在緩師宐徐持久曠以日月紹不從八

月紹進營稍前依沙埽為屯埽都東西數十里操亦

分營與相當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曹操出兵

與袁紹戰不勝復還堅壁紹為高櫓賢曰釋名曰櫓者露上無覆屋

也起土山射營中射而亦翻營中皆蒙楯而行楯食尹翻賢曰今之

旁排操乃為霹靂車賢曰以其發石聲烈震呼之為霹靂即今之砲車也張晏曰范

蠡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為機發行三百步操蓋祖其遺法耳魏氏春秋曰以古有矢石又傳云詹動而鼓

說曰詹發石也於是造發石車車尺遮翻發石以擊紹樓皆破紹復為地

道攻操操輒於內為長塹以拒之操眾少糧盡少詩

同士卒疲乏百姓困於征賦多叛歸紹者操患之與

荀彧書議欲還許以致紹師賢曰致懸至也兵法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

彧報曰紹悉眾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

至彊若不能制必為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且紹布

衣之雉耳能聚人而不能用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輔

以大順何向而不濟今穀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

成臯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者以為先退則執屈

也公以十分居一之眾賢曰言與紹眾相懸也畫地而守之

大計

通鑑卷之六十三 魏紀五 獻帝 三



言畫地作 限隔也 搃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搃於 情見執

竭必將有變。見賢 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從之乃

堅壁持之。操見運者撫之曰：却十五日。却後也。晉人

却字其意猶 為汝破紹不復勞汝矣。為于偽翻復少 紹

運穀車數千乘至官渡。乘繩證 荀攸言於操曰：紹運

車且暮至，其將韓猛銳而輕敵，擊可破也。操曰：誰可

使者攸曰：徐晃可。乃遣偏將軍河東徐晃。按沈約志

軍四十號，偏將軍 與史渙邀擊猛，破走之，燒其輜重。

禪將軍居其末 重直用。冬十月，紹復遣車運穀，使其將淳于瓊等將

兵萬餘人送之宿，紹營北四十里。沮授說紹可遣將

奇別為支軍於表。說輸內翻文 以絕曹操之鈔。鈔楚

紹不從。許攸曰：曹操兵少而悉師拒我，許下餘守，執

必空弱。若分遣輕軍，星行掩襲。星行戴星 許可拔也。

許拔則奉迎天子以討操，操成禽矣。如其未潰，可令

首尾奔命，破之必也。紹不從。曰：吾要當先取操，會攸

家犯法，審配收繫之。攸怒，遂奔操。考異曰：魏志武

不能足來奔今 操聞攸來，跣出迎之，撫掌笑曰：子卿

遠來，吾事濟矣。許攸字子遠，今呼為子卿，貴之也。或

文為 既入坐，坐祖 謂操曰：袁氏軍盛，何以待之？今有

幾糧乎？操曰：尚可支一歲。攸曰：無是，更言之。又曰：可

許攸

妙算從天而下



支半歲。攸曰：足下不欲破袁氏邪？何言之不實也！操曰：向言戲之耳。其實，才一月為之，奈何？攸曰：公孤軍獨守，外無救援，而糧穀已盡，此危急之日也。袁氏糧重萬餘乘，在故市烏巢。據水經：烏巢澤在陳留酸棗縣東南，乘繩證。屯軍無嚴備，若以輕兵襲之，不意而至，燔其積聚。積七畝，翻衆慈。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操大喜，乃留曹洪、荀攸守營，自將步騎五千人，皆用袁軍旗幟。惟赤，翻術枚縛馬口，夜從間道出。問古，見翻。人抱束薪，所歷道有問者，語之曰：「語牛。」倨翻。袁公恐曹操鈔畧後軍，遣兵以益備。聞者信以為然，皆自若。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會明，瓊等望見，操兵少出陳門外。陳讀，曰陣。操急擊之，瓊退保營。操遂攻之，紹聞，操擊瓊，謂其子譚曰：「就操破瓊，吾拔其營，彼固無所歸矣。」就，即也。言即使操破淳于瓊，乃而我攻，拔其營，將無所歸也。乃使其將高覽、張郃等攻操營。郃，蜀閭翻。又古盍翻。郃曰：「曹公精兵，往必破瓊等。瓊等破，則事去矣。請先往救之。」郭圖固請攻操營，郃曰：「曹公營固，攻之必不拔。若瓊等見禽，吾屬盡為虜矣。」紹但遣輕騎救瓊，而以重兵攻操營，不能下。紹騎至烏巢，操左右或言賊騎稍近，請分兵拒之。操怒曰：「賊在背後，乃白士卒皆殊死戰，遂大破之。斬瓊等，盡燔其糧，盡士卒千餘人，皆取其鼻牛。」

張郃

等望見操兵少出陳門外。陳讀，曰陣。操急擊之，瓊退保營。操遂攻之，紹聞，操擊瓊，謂其子譚曰：「就操破瓊，吾拔其營，彼固無所歸矣。」就，即也。言即使操破淳于瓊，乃而我攻，拔其營，將無所歸也。乃使其將高覽、張郃等攻操營。郃，蜀閭翻。又古盍翻。郃曰：「曹公精兵，往必破瓊等。瓊等破，則事去矣。請先往救之。」郭圖固請攻操營，郃曰：「曹公營固，攻之必不拔。若瓊等見禽，吾屬盡為虜矣。」紹但遣輕騎救瓊，而以重兵攻操營，不能下。紹騎至烏巢，操左右或言賊騎稍近，請分兵拒之。操怒曰：「賊在背後，乃白士卒皆殊死戰，遂大破之。斬瓊等，盡燔其糧，盡士卒千餘人，皆取其鼻牛。」



馬割唇舌以示紹軍紹軍將士皆恟懼恟許郭圖慙其計之失復譖張郃於紹曰復扶郃快軍敗郃忿懼

遂與高覽焚攻兵詰操營降降戶同曹洪疑不敢受

荀攸曰郃計畫不用怒而來奔君有何疑乃受之於

是紹軍驚擾大潰紹及譚等幅巾乘馬傅子曰漢末

服以幅巾為雅是以表紹崔豹之徒雖為將帥皆著

魏太祖以天下凶荒資財乏匱擬古皮弁裁練

其貴賤于今施行可謂軍容非國容也與八百騎渡

河操追之不及盡收其輜重圖書珍寶餘眾降者操

盡阮之前後所殺七萬餘人考異曰范書紹傳曰

呼曰呼火故翻授不降也為所執耳操與之有舊迎謂曰

分野殊異遂用圮絕二十八宿布列於天各有躔度

一分為十二次班固取三統歷十二次配十二野而

分野之說行焉費直說周易蔡邕月令章句所言頗

有先後魏太史令陳卓更言郡國所入宿度而分野

之說詳矣皇甫謐曰黃帝推分星次以定律度天有

十二次日月之所躔也地有十二分王侯

之所國也分扶問翻圮當作否否隔也不圖今日

乃相禽也授曰冀州失策自取犇北紹牧冀州故稱

孫州稱之授知力俱困宜其見禽操曰本初無謀不

相用計今喪亂未定知讀曰昔方當與君圖之授曰

叔父母弟縣命袁氏縣讀曰懸若蒙公靈速死為福操歎

曰孤早相得天下不足慮也遂赦而厚遇焉授尋謀

授死節



操不能容  
一後耶

通鑑卷六十三

三

歸袁氏操乃殺之操收紹書中得許下及軍中人書  
皆焚之曰當紹之彊孤猶不能自保况衆人乎此光武安

反側之意英雄處事冀州城邑多降於操降戶袁紹

走至黎陽北所入其將軍蔣義渠營把其手曰孤以

首領相付矣義渠避帳而處之處昌使宣號令衆聞

紹在稍復歸之或謂田豐曰君必見重矣豐曰公貌

寬而內忌不亮吾忠亮信也而吾數以至言迂之數

角翻迂若勝而喜猶能救我今戰敗而志志於內忌

將發吾不望生紹軍士皆拊膺泣曰向令田豐在此

必不至于敗紹謂逢紀曰逢皮冀州諸人聞吾軍敗

皆當念吾淮田別駕前諫止吾與衆不同吾亦慙之

紀曰豐聞將軍之退拊手大笑喜其言之中也中竹

紹于是謂僚屬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為所笑遂殺之

初曹操聞豐不從戎謂紹因之不喜曰紹必敗矣及

紹奔遁復曰復扶又向使紹用其別駕計尚未可知

也審配二子為操所禽紹將孟岱言於紹曰配在位

專政族大兵彊且二子在南必懷反計郭圖辛評亦

以為然紹遂以岱為監軍代配守鄴監古護軍逢紀

素與配不睦紹以問之紀曰配天性烈直每慕古人

之節必不以二子在南為不義也願公勿疑紹曰君

以謹殺豐  
敗猶不悟  
絕物也

通鑑卷六十三

三



不惡之邪惡鳥路翻紀曰先所爭者私情也今所陳者國

事也紹曰善乃不廢配配由是更與紀親逢紀能為審配言而

不肯救田豐之冀州城邑叛紹者紹稍復擊定之紹

為人寬雅有局度喜怒不形於色而性矜愎自高復

逼翻辰短於從善故至於敗 冬十月辛亥有星孛

于大梁賢曰大梁西之分蔡邕曰自胃一度至畢六

天文志從謚李蒲內翻廬江太守李術攻殺揚州

刺史嚴象廬江梅乾雷緒陳蘭等各聚眾數萬在江

淮間曹操表沛國劉馥為揚州刺史時揚州獨有九

江時廬江丹陽會稽吳郡豫章皆屬孫氏馥刺揚州獨有九江馥單馬造合肥空

史治

城建立州治郡國志漢揚州刺史治歷陽今馥移合肥後又移治壽春而江左揚州治建業

行流民歸者以萬數於是廣屯田興陂塢塢於葛翻

官民有畜乃聚諸生立學校又高為城壘多積木

石以脩戰守之備為孫權攻合肥不能下張本曹操聞孫策死

欲因喪伐之侍御史張紘諫曰三年策遣紘獻方乘

人之喪既非古義古不伐喪若其不克成讐棄好好呼不

如因而厚之操即表權為討虜將軍討虜將軍之號創置於此領

會稽太守會工翻操欲令紘輔權內附乃以紘為會稽

東部都尉沈約曰臨海太守本會稽東部都尉治前漢都尉治鄞後漢分會稽為吳郡疑是都

通鑑卷之三十三 獻帝

觀孫權攻合肥不下郡國吏可不慎擇歟

張紘



尉徙治章安也紘至吳太夫人以權年少少詩照翻委紘與張昭

共輔之紘思惟補察知無不為太夫人問揚武都尉

會稽董襲曰江東可保不不讀襲曰江東有山川之

固而討逆明府恩德在民討虜承基大小川命討逆策也

討虜權也張昭秉眾事襲等為爪牙此地利人和之時也

萬無所愛權遣張紘之部或以紘本受非任嫌其志

趣不止於此權不以介意介問也纖微也言其意不以纖微嫌問也魯肅

將北還肅從孫策事見上卷三年周瑜止之考異曰肅傳曰劉

肅將從之瑜以權可輔止肅按劉曄殺鄭寶以其眾與劉勳動為策所戒寶安得及權時也因薦

肅於權曰肅才宜佐時當廣求其比以成功業權即

見肅與語悅之賓退獨引肅合榻對飲曰榻床也

榻今江南又呼几案之屬為卓恭卓高也以坐榻有臥今漢室

傾危孤思有桓文之功君何以佐之肅曰昔高帝欲

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為害也今之曹操猶昔

項羽將軍何由得為桓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

興曹操不可卒除復扶又翻卒讀曰粹為將軍計惟有保守江

東以觀天下之釁耳若因北方多務勦除黃祖進伐

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此王業也江東君臣上下本謀不過

此權曰今盡力一方冀以輔漢耳此言非所及也張

昭毀肅年少麤疎少詩照翻權益貴重之賞賜儲待富擬

當時識見  
談論皆如此

張昭是



其舊魯肅家本饒富先嘗指困權料諸小將兵少而

用薄者并合之料力條翻量別部司馬汝南呂蒙漢

志大將軍軍營五部部各有校尉一人軍司馬一人軍其別營領屬為別部司馬其兵多少各隨時宜

容鮮整士卒練習權大悅增其兵寵任之功曹駱統

勸權尊賢接士勤求損益饗賜之日人人別進問其

燥濕人之居處避濕就燥問其燥濕者問其居處何如也加以密意誘諭使言

察其志趣權納川焉統俊之子也駱俊見上卷廬陵

太守孫輔恐權不能保江東陰遣人齎書呼曹操行

人以告權悉斬輔親近分其部曲徙輔置東置之吳東也

曹操表徵華歆為議郎參司空軍事廬江太守李術

不肯事權而多納其亡叛術本權兄象權以狀白曹

操曰嚴刺史管為公所用而李術害之肆其無道宜

速誅滅今術必復詭說求救明公居阿衡之任以伊

操復扶又海內所瞻願救執事勿復聽受因舉兵攻

術於皖城皖戶板翻術求救於操操不救遂屠其城梟術

首梟堅徙其部曲二萬餘人劉表攻張羨連年不

下羨叛表事始曹操方與表紹相拒未暇救之羨病

死長沙復立其子懌表攻懌及零桂皆平之于是表

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遂不供職貢郊祀天地居

處服用僭擬乘輿焉處呂張魯以劉璋闇懦不復

通鑑卷之六十三 漢紀五十五 獻帝 三



承順襲別部司馬張修殺之而并其眾

魯初與修取漢中事見六

十卷初璋怒殺魯母及弟魯遂據漢中與璋為敵

遣中郎將龐羲擊之不克璋以羲為巴郡太守屯閬

中以禦魯

閬中縣屬巴郡

義輒召漢昌賓民為兵

譙周巴記曰和帝永

元中分宕渠之地置漢昌縣屬巴郡夷人或構羲於

璋璋疑之趙遵數諫不從亦恚恨

數所

初南陽三輔

民流入益州者數萬家劉焉悉收以為兵名曰東州

兵璋性寬柔無威畧東州人侵暴舊民璋不能禁趙

遵素得人心

趙遵從焉人稱璋又體所立益州之大吏也

因益州士民之

怨遂作亂引兵數萬攻璋厚賂荊州

荊州劉表也

與之連

和蜀郡廣漢犍為皆應之

犍居言翻



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三

資治通鑑卷第六十四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宋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注

明 後學 長洲陳仁錫 評閱

漢紀五十六 起重光大荒落盡 旃蒙作噩凡五年

孝獻皇帝已

建安六年春三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曹操就穀於

安民 據水經東平壽張縣西界有安民亭亭在濟水東亭北對安民山洪氏隸釋曰濟水逕須句城





西水西有安民山趙明誠金石錄曰按地理志須句城即今中都縣以表紹新破欲以

其間擊劉表間古翻荀彧曰紹既新敗其眾離心豈乘

其困遂定之而欲遠師江漢若紹收其餘燼乘虛以

出人後則公事去矣操乃止夏四月操揚兵河上擊

表紹倉亭軍破之紹蓋遣軍屯倉亭津秋九月操還許 操自

擊劉備於汝南備奔劉表龔都等皆散備合龔都事見上卷上年

表聞備至自出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

野水經注新野縣在安衆縣東南備在荊州數年嘗於表立起至厠

慨然流涕表怪問備備曰平常身不離鞍坐祖臥翻離力智翻

髀肉皆消今不復騎髀裏肉生日月如流老將至矣

三分亦  
心氣衰

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史言備志氣不衰所以能成三分之業復扶又翻

曹操遣夏侯淵張遼圍昌豨於東海豨叛操事見上卷三年豨許豈

翻又音希數月糧盡議引軍還遼謂淵曰數日已來每行

諸圍豨輒屬目視遼行下孟翻屬之欲翻又其射矢更稀此必

豨計猶豫故不力戰遼欲挑與語射而亦翻挑徒了翻儻可誘

也儻或然之辭誘音西乃使謂豨曰公有命使遼傳之豨果下

與遼語遼為說操神武方以德懷四方先附者受大

賞偽馬于翻豨乃許降降戶江翻遼遂單身上三公山上時入掌翻

豨家拜妻子豨歡喜隨遼詣操操遣豨還 趙躄圍

劉璋於成都東州人恐見誅滅相與力戰躄遂敗退



富貴血肉  
之軀豈可  
與謀事

通鑑卷之四

追至江州賢曰江州縣屬巴郡今渝州巴縣殺之趙騰隨劉焉入蜀將以圖富貴而卒

以殺身行險以徼幸不如居易以俟命也龐義懼遣吏程祁宣旨於其父

漢昌令畿漢昌縣屬巴郡漢末分宕渠置索賓兵索山客翻畿曰郡

合部曲本不為亂縱有讒謔要在盡誠若遂懷異志

不敢聞命義更使祁說之畿曰我受牧恩當為盡節

說輸芮翻汝為郡吏自宜效力謂父子當各盡節於所事也不義

之事有死不為義怒使人謂畿曰不從太守禍將及

家畿曰樂羊食子非無父子之恩大義然也樂羊注見四十一

武十二年三卷光武建今雖美祁以賜畿畿啜之矣義乃厚謝

於璋璋擢畿為江陽太守劉璋分犍為為江陽郡宋白曰瀘州之瀘川江安縣

本江陽地朝廷聞益州亂以五官中郎將牛亶為益州刺

史徵璋為卿不至卿九卿也張魯以鬼道教民使病者自

首其過首式救翻為之請禱實無益於治病然小人昏愚

競共事之犯法者三原然後乃行刑治直之翻不置

長吏皆以祭酒為治魯以鬼道教民其來學者初名為鬼卒後號祭酒祭酒各領部

民夷便樂之樂音洛流移寄在其地者不

敢不奉其道後遂襲取巴郡朝廷力不能征遂就寵

魯為鎮民中郎將領漢寧太守袁山松書曰建安二

通貢獻而已民有地中得玉印者群下欲尊魯

為漢寧王功曹巴西閭圃諫曰譙周巴記曰初平六年趙韙分巴為二郡

通鑑卷之四



欲得巴舊名以墊江為治安漢以下為未寧郡建安  
六年劉璋分巴以未寧為巴東郡墊江為巴郡閬中  
為巴郡漢川之民戶出十萬財富土沃四面險固上匡

天子則為桓文次及竇融不失富貴今承制署置執  
足斬斷斷丁亂翻不煩於王願且不稱勿為禍先魯從之

七年春正月曹操軍譙譙縣屬沛國遂至浚儀治睢

陽渠浚儀縣屬陳留郡睢水於此縣首受荻蕩渠水東過睢陽縣故謂之睢陽渠睢音雖治直之翻

遣使以太牢祀橋玄玄識操於微時故祀之進軍官渡表紹

自軍敗慙憤發病嘔血夏五月薨初紹有三子譚熙

尚紹後妻劉氏愛尚數稱於紹數所紹欲以為後而

未顯言之乃以譚繼兄後紹本司空逢之孽子出後伯父成成蓋先有子死而

紹後之紹欲廢譚立尚故以譚繼兄後出為青州刺史沮授諫曰沮子

世稱萬人逐兔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慎子曰兔

走於街百人逐之貪心俱存人莫之非者以兔為未定分也積兔在市過而不顧非不欲免也分定之後

雖鄙不爭譚長子當為嗣而斥使居外禍其始此矣

分扶問翻譚尚之爭沮授固知紹曰吾欲令諸子各據一州以

視其能於是中子熙為幽州刺史中讀曰仲外甥高幹

為并州刺史此皆前漢史因紹死而逢紀審配素為

譚所疾逢皮江翻辛評郭圖皆附於譚而與配紀有隙及

紹夢眾以譚長欲立之配等恐譚立而評等為害遂

矯紹遺命奉尚為嗣譚至不得立自稱車騎將軍袁紹

審配不終



初起兵自稱車騎將軍故譚亦稱之屯黎陽尚少與之兵少詩而使逢

紀隨之譚求益兵審配等又議不與譚怒殺逢紀秋

九月曹操渡河攻譚譚告急於尚尚留審配守鄴自

將助譚與操相拒連戰譚尚數敗退而固守數所尚

遣所置河東太守郭援與高幹匈奴南單于共攻河

東發使與關中諸將馬騰等連兵使疏騰等陰許之

援所經城邑皆下河東郡吏賈逵守絳絳縣屬河東

也援攻之急城將潰父老與援約不害逵乃降降戶

援許之援欲使逵為將將即以兵劫之逵不動左右

引逵使頭逵叱之曰安有國家長吏為賊叩頭逵

長吏宜執

賈逵

祝公道

吏非長吏也以守絳故援怒將斬之或伏其上以救

之絳吏民間將殺逵皆乘城呼曰呼火負約殺我賢

君寧俱歿耳乃囚於壺關著土窖中壺關縣屬土黨

居效翻掘地蓋以車輪達謂守者曰此間無徒兒邪

而使義士歿此中乎有祝公道者適聞其言乃夜往

盜引出逵折械遣去不語其姓名語牛曹操使司隸

校尉鍾繇圍南單于於平陽平陽縣屬河東郡時未

拔而援至繇使新豐令馮翊張旣說馬騰新豐縣屬

說輸為言利害為于騰疑未決傳幹說騰曰古人有

言順道者昌逆德者亡新城三老曹公奉天子誅暴

董公之言



亂法明政治上下用命可謂順道矣

治直吏翻

表氏恃其

疆大背弃王命

背蒲妹翻

驅胡虜以陵中國可謂逆德矣

今將軍既事有道陰懷兩端

謂既附曹公又與袁氏通也

欲以坐

觀成敗吾恐成敗既定奉辭責罪將軍先為誅首矣

於是騰懼幹因曰智者轉禍為福今曹公與袁氏相

持而高幹郭援合攻河東曹公雖有萬全之計不能

禁河東之不危也將軍誠能引兵討援內外擊之

謂

東之兵擊之於內而馬騰之兵擊之於外也

其執必舉是將軍一舉斷袁

氏之臂

斷丁管翻

解一方之急曹公必重德將軍將軍功

名無與比矣騰乃遣子超將兵萬餘人與繇會初諸

將以郭援眾盛欲釋平陽去鍾繇曰表氏方疆援之

來關中陰與之通所以未悉叛者顧吾威名故耳若

弃而去示之以弱所在之民誰非寇讐縱吾欲歸其

得至乎此為未戰先自敗也

言若退師避援則關中諸將必叛雖欲歸司隸

治所亦不

且援剛愎好勝必易吾軍

易輕也愎平逼翻好呼到翻易

以鼓

若渡汾為營

水經注汾水南過平陽縣東

及其未濟擊之可

大克也援至果徑前渡汾眾止之不從濟水未半繇

擊大破之戰罷眾人皆言援歿而不得其首援繇之

甥也晚後馬超校尉南安龐德於鞬中出一頭

秦川記曰

靈帝中平五年分漢陽置南安郡領繇見之而哭

道新興中陶三縣鞬居言翻盛弓矢器

繇見之而哭

繇見之而哭

繇見之而哭

操憚尚得南單于力故以全力攻之南單于降事定矣

道新興中陶三縣鞬居言翻盛弓矢器

繇見之而哭

繇見之而哭

繇見之而哭



德謝繇繇曰援雖我甥。乃國賊也。卿何謝之有。南軍

于遂降。降戶江翻。考異曰魏志張既傳曰高幹及單于皆降非也。劉表使劉

備北侵至葉。葉縣屬南陽郡春秋楚葉公子高之邑也。葉之涉翻。曹操遣夏侯

惇于禁等拒之。備一日燒屯去。惇等追之。裨將軍鉅

鹿李典曰。裨將軍在偏將軍之下。裨頻彌翻。賊無故退。疑必有伏。南

道窄狹。窄側格翻。水深不可追也。惇等不聽使典留守

而追之。果入伏裏。兵大敗。典往救之。備乃退。曹操

下書責孫權任子。任質任也。操蓋以此視孫權。而觀其所以應之。權召羣僚

會議。張昭秦松等猶豫不決。權引周瑜詣吳夫人前

定議。吳夫人權母也。瑜曰。管楚國初封。不滿百里之地。繼嗣

賢能。廣土開境。遂據荆揚。傳業延祚。尤百餘年。周成王封

熊繹於楚。以子男之田。國於丹陽。漢南郡。仗江縣是也。其後浸強。至若敖。蚡冒。封於汝武。王文王奄有

江漢之間。莊王以後。與中國爭盟。威王破越。至于南海。及秦而滅。凡九百餘年。今將軍承父

兄餘資。兼六郡之衆。父謂孫堅。兄謂孫策。六郡會稽吳丹陽豫章廬陵廬江也。兵

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為銅。煮海為鹽。境內富饒。人

不思亂。有何逼迫。而欲送質。質音致。質一入。不得不

與曹氏相首尾。與相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往。如此便

見制於人也。極不過一疾印。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

數匹。豈與南面稱孤同哉。建安十三年。操自荊州東

至。魯肅說權。其意亦與此。不如勿遣。徐觀其變。若曹

同。從才用。翻乘繩證翻。獻帝

觀變是着數



氏能率義以正天下。將軍事之未晚。若圖為暴亂。彼

自亡之不暇焉。能害人。此數語所謂相時而動也。然

蒙輩不能及也。焉於虔翻。吳夫人曰。公瑾議是也。公瑾與伯符同

年小一月耳。周瑜字公瑾。孫策我視之如子也。汝其

兄事之。遂不送質。

八年春二月。曹操攻黎陽。考異曰。魏志武紀作三月。今從范書表。紹傳又魏

志紹傳云。譚尚與太祖相拒黎陽。自與袁譚袁尚戰

於城下。譚尚敗走。還鄴。夏四月。操追至鄴。收其麥。考

異曰。范書紹傳曰。尚逆擊破操軍。今從魏志紹傳。

予謂此諸葛孔明所謂偏于黎陽時也。必有破操軍

事。魏人諱而不書耳。諸將欲乘勝遂攻之。郭嘉曰。袁紹愛此二

子。莫適立也。適。丁歷。今權力相侔。各有黨與。謂辛評

附譚審配。急之則相保。緩之則爭心。生不如南向荆

州。荆。州。劉表。以待其變。變成而後擊之。可一舉定也。操曰。

善。五月。操還許。留其將賈信屯黎陽。譚謂尚曰。我鎧

甲不精。故前為曹操所敗。鎧。可亥翻。今操軍退。人懷

歸志。及其未濟。出兵掩之。可令大潰。此策不可失也。

尚疑之。既不益兵。又不易甲。譚大怒。郭圖辛評因謂

譚曰。使先公出將軍為兄後者。皆審配之謀也。譚遂

引兵攻尚。戰于門外。鄴城門外也。譚敗。引兵還南皮。南皮

勃海郡賢曰。今滄州縣章武有北皮亭。故此曰南皮。

宋白曰。縣道記云。景州之南皮在郡東六十里。南皮

通鑑卷之二十四

獻帝

八

伊長愛



獲

縣北有迎河河之北有故皮城是後漢勃海郡所理與郡理城南北非遠中隔迎河故瀆別駕北海王修率吏民自青州往救譚漢青州刺史治臨菑譚欲更還

攻尚修曰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將鬪而斷其右手

斷丁曰我必勝其可乎夫弃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

親之彼讒人離間骨肉以求一朝之利願塞耳勿聽

也間古覓翻若斬佞臣數人復相親睦以御四方可

橫行於天下譚不從譚將劉詢起兵潞陰以叛譚潞陰

縣屬平原郡應劭曰潞水出東武陽東北入海賢曰縣在潞水之南故城在今齊州臨邑縣西師古曰潞

音他諸城皆應之譚歎曰今舉州皆叛豈孤之不德

邪王修曰東萊太守管統雖在海表此人不反必來

管統

後十餘日統果弃其妻子來赴譚妻子為賊所殺譚

更以統為樂安太守漢末樂安國除為縣秋八月操擊劉表

軍于西平西平縣屬汝南郡袁尚自將攻表譚大

破之將即亮翻譚奔平原嬰城固守前書音義曰嬰尚圍

之急譚遣辛評第毗詣曹操請救劉表以書諫譚曰

君子違難不適讐國左傳公山不狃交絕不出惡聲

史記樂毅答燕惠王書之言况忘先人之讐棄親戚之好而為萬

世之戒遺同盟之耻哉表與表紹同盟好呼若冀州

有不弟之傲左傳曰段不弟書曰象仁君當降志辱

身以濟事為務事定之後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為

辛毗

二書亦見同盟之好不以其人為言



高義邪又與尚書曰金木水火以剛柔相濟然後克

得其和能為民用金能勝木然執柯伐柯非木無以成金斲削之利水能勝火然水在

火上非火無以成水烹飪之功此類非一可以繁推也青州天性峭急峭七笑翻譚據

青州故迷於曲直仁君度數弘廣綽然有餘當以大

包小以優容劣先除曹操以卒先公之恨卒子事定

之後乃議曲直之計不亦善乎若迷而不反則胡夷

將有譏誚之言誚才笑翻况我同盟復能勅力為君之役

哉此韓盧東郭自困於前而遺田父之獲者也淳于

齊威王曰韓盧者天下之狡犬也東郭後者天下之狡兔也韓盧逐東郭後騰山者五環山者三兔極於

前犬疲於後犬兔俱疲各死其處田父見而獲之無勞苦而擅其功今齊魏相持頃兵散眾恐秦楚乘其

後而有田譚尚皆不從辛毗至西平見曹操致譚意

父之功也羣下多以為劉表彊宐先平之譚尚不足憂也苟攸

曰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間其無四方之

志可知矣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數十萬紹以寬厚

得眾心使二子和睦以守其成業則天下之難未息

也謂能為曹操患也難乃且翻今兄弟遘惡遘當作構或曰遘遇也謂以惡相遇也

其執不兩全若有所并則力專力專則難圖也謂譚

并於一則能專力以禦操其執難圖及其亂而取之天下定矣此時不

可失也操從之後數日操更欲先平荊州使譚尚自

相敝辛毗望操色知有變以語郭嘉語牛嘉白操操

直監下日月漢紀五獻帝



謂毗曰譚必可信尚必可克不不讀毗對曰明公無

問信與詐也直當論其執耳袁氏本兄弟相伐非謂

它人能間其間乃謂天下可定於已也能間工竟

相攻其初計不謂它人能乘其間乃謂今一旦求救

於明公此可知也言其顯甫見顯思困而不能取

顯思尚此力竭也兵革敗於外謀臣誅於內謂逢紀

死兄弟譖閱閱馨激翻闕國分為二連年戰伐介胃

生蟻蝨加以旱蝗飢饉並臻天災應於上人事困於

下民無愚智皆知土崩瓦解此乃天亡尚之時也今

往攻鄴尚不還救即不能自守還救即譚踵其後以

明公之威應困窮之敵擊疲敵之寇無異迅風之振

秋葉矣秋葉易墮况天以尚與明公明公不取而伐

荆州荆州豐樂樂音國未有蒙仲虺有言取亂侮亡

見尚書孔安國註曰亂方今二表不務遠略而內相

圖可謂亂矣居者無食行者無糧可謂亡矣朝不謀

夕民命靡繼而不緩之欲待他年他年或登歲熟又

自知亡而改修厥德失所以用兵之要矣今因其請

救而撫之利莫大焉且四方之寇莫大於河北河北

平則六軍盛而天下震矣觀毗之言非為譚請救操

曰善乃許譚平冬十月操至黎陽尚聞操渡河乃釋



平原還鄴尚將呂曠高翔畔歸曹操譚復陰刻將軍

印以假曠翔操知譚詐乃為子整聘譚女以安之而

引軍還操本有伐尚因而取譚之心况復有誘曠翔

之必姑與之也復扶孫權西伐黃祖破其舟軍惟

城未克而山寇復動丹陽豫章廬陵皆有山越權還過豫章使征

虜中郎將呂範平鄱陽會稽呂範傳止云鄱陽孫權

里攻之會稽盪寇中郎將程普討樂安晉志及宋志鄱

稽二字衍吳立建安十五年孫權始分豫章立鄱陽郡盪寇中郎將權所置也建昌都尉太史慈

領海昏和帝永元十六年分海昏立建昌縣屬豫章

郡治以別部司馬黃蓋韓當周泰呂蒙等守

令長劇艱也甚也言其地當山越討山越悉平之建

安漢興南平民作亂聚眾各萬餘人建安本治縣地

治焉建安中分東候官置建安縣用漢年號也今建

寧府地漢興縣沈約曰漢木立吳更名吳興南平縣

亦漢末立晉武平吳改曰延平權使南部都尉會稽

賀齊進討皆平之復立縣邑料出兵萬人拜齊平東

校尉會工外翻復如字

九年春正月曹操濟河遏淇水入白溝以通糧道表

在鄴操將攻之故通糧道班志曰淇水至黎陽入河

曹操於水口下大枋木以成堰遏淇水東入白溝水

經注曰淇水東過二月袁尚復攻袁譚於平原復扶

內黃縣南為白溝留其將審配蘇由守鄴曹操進軍至洹水水經洹水



氏縣東過隆慮縣北又東北出蘇由欲為內應謀泄

出犇操操進至鄴為土山地道以攻之尚武安長尹

楷屯毛城以通上黨糧道武安縣屬魏郡唐洛州地長知兩翻下同夏四

月操留曹洪攻鄴自將擊楷破之而還又擊尚將沮

鵠於邯鄲拔之裴松之曰沮音菹河朔間今猶有此姓鵠沮授子也沮子余翻邯鄲音寒

丹易陽令韓範涉長梁岐皆舉縣降易陽縣屬趙國

上黨之潞縣置魏後置廣平郡二縣皆屬焉北齊廢

涉縣入刈陵縣隋唐復置涉縣宋白曰涉縣因縣南涉河為各磁州昭義縣理故徐晃言于操曰二袁未

破諸城未下者傾耳而聽宜旌賞二縣以示諸城操

從之範岐皆賜爵關內侯黑山賊帥張燕遣使求助

操拜平北將軍晉志曰四平止于襄亂時以河北未

次進號帥五月操毀土山地道鑿塹圍城周回四十

里土山地道急攻也知非急攻可拔故鑿初令淺示

若可越配望見笑之不出爭利操一夜濬之廣深二

丈廣古曠翻深悉禁翻引漳水以灌之水經注漳水

武塌以城中餓死者過半秋七月尚將兵萬餘人還

救鄴未到欲令審配知外動止先使主簿鉅鹿李孚

入城孚斫問事杖繫著馬邊問事卒也主行杖猶伍

執杖也著自著平上幘幘有類題其類却操施中連

也晉志引漢注曰冠惠文者宜短耳今平上幘也冠

進賢者宜長耳今介幘也文吏服介幘武吏服平上

李孚



憤著涉 將三騎投暮詣鄴下自稱都督歷北圍循表

而東表園城所立標表也騎奇寄翻步步呵責守圍將士隨輕重行

其罰遂歷操營前至南圍當章門鄴城有七門正南曰章門亦曰中陽

門復責怒守圍者收縛之因開其圍馳到城下呼城

上人城上人以繩引孚得入不先經操營前則守圍者必疑不可得而收縛

圍亦不可開矣孚之來也其定計固指從章門入也復扶又翻下同配等見孚悲喜鼓

譟稱萬歲守圍者以狀聞操笑曰此非徒得入也方

且復出操知其復出非不欲嚴為之防也審孚所以得入之由服其多智有不可得而防者也

孚知外圍益急不可復冒乃請配悉出城中老弱以

省殺夜簡別數千人皆使持白幡從三門並出降鄴城

南面三門曰鳳陽門中陽門廣陽門簡別彼列翻降戶江翻下同孚復將三騎作降

人服隨輩夜出突圍得去尚兵既至諸將皆以為此

歸師人自為戰不如避之兵法曰歸師勿遏操曰尚從大道

來當避之若循西山來者此成禽耳從大道來則人懷救根本不顧

勝敗有必死之志循山而來則其戰可前可卻人有依險自全之心無回力致命之意操所以料尚者如此兵法所謂觀敵之動者也尚果循西山來東至陽平亭去鄴十

七里臨滏水為營郡國志鄴有滏水左思魏都賦曰北臨滏澤則冬夏異沼注云鄴北

有滏水水熱故名滏口夜舉火以示城中城中亦舉火相應配

出兵城北欲與尚對決圍操逆擊之敗還尚亦破走

依曲漳為營賢曰漳水之曲也操遂圍之未合尚思遣使求

通鑑卷之四十一 漢紀三十三 獻帝



降操不聽圍之益急尚夜遁保祁山陳壽魏武紀作祁山表紹傳作

濫口范史表紹傳作藍口賢注曰祁州安陽縣界有藍嵯山與鄴相近蓋藍山之口考異曰魏志紹傳

還走濫口范書作操復進圍之復扶尚將馬延張顛

等臨陳降衆大潰尚奔中山盡收其輜重陳讀曰陣重有用翻

得尚印綬節鉞及衣物以示城中城中崩沮沮在審

配令士卒曰堅守死戰操軍疲矣幽州方至幽州謂

何憂無主配以此安衆心操出行圍巡行長圍也配

伏弩射之幾中射而亦翻幾居配配兄子榮為東門校

尉鄴城東門曰建春門七門八月戊寅榮夜開門內

操兵內讀配拒戰城中操兵生獲之辛評家繫鄴獄

辛毗馳往欲解之已悉為配所殺操兵縛配詣帳下

毗逆以馬鞭擊其頭罵之曰奴汝今日真死矣配顧

曰狗輩正由汝曹破我冀州恨不得殺汝也且汝今

日能殺生我邪言殺生由曹有頃操引見謂配曰曩

日孤之行圍何弩之多也配曰猶恨其少謂射操不

翻操曰卿忠於袁氏亦自不得不爾意欲活之配意

氣壯烈終無撓辭撓奴教而辛毗等號哭不已號戶

遂斬之冀州人張子謙先降素與配不善笑謂配曰

正南審配字卿竟何如我配厲聲曰汝為降虜審配

為忠臣雖死豈羨汝生邪臨行刑叱持兵者令北向



通鑑卷之六十四  
表紹下士能盡死以效節者審配一  
日我君在北也人而已我君在北謂表尚已北奔也

操乃臨祀紹墓哭之流涕慰勞紹妻還其家人寶物

賜雜繒絮稟食之勞力到翻繒慈初表紹與操共起

兵紹問操曰若事不輯則方面何所可據輯猶集也

紹此言則起兵之時固無勤操曰足下意以為何如

紹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衆南向以爭天

下庶可以濟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

所不可九月詔以操領冀州牧操讓還兗州當時政

領則真領而初袁尚遣從事安平牽招至上黨督軍

糧牽姓未還尚走中山招說高幹以并州迎尚并力

紹所恃

曹已被周  
喻看破大  
言何為

觀變說輪幹不從招乃東詣曹操操復以為冀州從

事又辟崔琰為別駕操謂琰曰昨案戶籍可得三十

萬衆故為大州也琰對曰今九州幅裂二表兄弟親

尋于戈左傳子產曰晉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閔伯季

征討杜預注冀方蒸庶暴骨原野未聞王師存問風

俗救其塗炭而校計甲兵唯此為先斯豈鄙州士女

所望於明公哉操改容謝之此操之所以重崔琰也

許攸恃功驕嫚鳥巢之捷計出嘗於衆坐呼操小字

曰某甲裴松之曰操一名吉利小字阿瞞卿非我不

得冀州也操笑曰汝言是也然內不樂樂音後竟殺

操殺許攸

通鑑卷之六十四  
冀已五十六  
獻帝



之 冬十月有星孛于東井晉天文志南方東井八星天之南門黃道所經

天之亭候主水衡事法今所取平也李蒲內翻 高幹以并州降操復以幹

為并州刺史為幹復叛張本降 曹操之圍鄴也袁

譚復背之復扶又翻 略取甘陵安平勃海河間攻袁尚

於中山尚敗走故安故安縣屬涿郡賢曰故城在今易州易縣南 從袁熙

譚悉收其眾還屯龍湊操與譚書責以負約與之絕

婚女還然後進討袁尚破走操於是始討譚 十二月操軍其門譚

拔平原走保南皮臨清河而屯水經清河過南皮縣西 操入平

原略定諸縣 曹操表公孫度為武威將軍封永寧

鄉侯度曰我王遼東何永寧也王于藏印綬於武庫

遼東郡之武庫也 是歲度卒子康嗣位以永寧鄉侯封其弟

恭操以牽招嘗為袁氏領烏桓牽姓招名表紹先嘗

袁譚又公孫康遣使韓忠假峭王單于印綬峭王大

會羣長烏桓部落各有君長峭七 忠亦在坐坐才臥

峭王問招答表公言受天子之命假我為單于今曹

公復言當更白天子假我真單于遼東復持印綬來

復扶 如此誰當為正招答曰答表公承制得有所拜

假中間違錯天子命違異也背也錯乖也 曹公代之言當白天

子更假真單于遼東下郡何得擅稱拜假也忠曰我

用人

操行軍次第

直監卷之四 獻帝



遼東在滄海之東擁兵百餘萬又有扶餘濊貊之用

歲音穢貊莫百翻當今之執彊者為右曹操何得獨為是也

招呵忠曰曹公允恭明哲孔安國尚書注曰允信也翼戴天子伐

叛柔服寧靜四海汝君臣頑嚚嚚魚巾翻左傳曰不道忠信之言為嚚

今恃險遠背違王命背蒲妹翻欲擅拜假侮弄神器威福

之神方當屠戮何敢慢易咎毀大人大人謂曹公也便

捉忠頭顱築拔刀欲斬之峭王驚怖怖音普徒跣抱招

以救請忠左右失色招乃還坐為峭王等說成敗之

效禍福所歸皆下席跪伏敬受救教救戒也為于偽翻便辭

遼東之使罷所嚴騎 丹陽大都督媽覽郡丞戴負

殺太守孫翊將軍孫河屯京城馳赴宛陵京城即漢吳郡丹徒

縣也孫權自吳徙居之命曰京城亦曰京口予謂此京取爾雅丘絕高曰京之義宛陵丹陽郡治所媽覽

戴負盛憲之黨也媽俱為翻姓也覽負復殺之復扶

遣人迎揚州刺史劉馥馥曹操所用也令住歷陽以丹陽應

之歷陽與丹陽隔江使馥來屯以為聲援覽入居軍府中欲逼取翊妻

徐氏徐氏給之曰乞須晦日月終為晦陰之盡也給蕩亥翻設祭除

服然後聽命覽許之徐氏潛使所親語翊親近舊將

孫高傳嬰等與其圖覽語牛倨翻高嬰涕泣許諾密呼翊

時侍養者二十餘人與盟誓合謀侍養謂侍翊左右而厚蒙給養者

到晦日設祭徐氏哭泣盡哀畢乃除服薰香沐浴言

徐氏

孫高傳嬰



徐氏貞忠  
臣非止貞  
婦

笑權悅大小悽愴悽悲也愴傷也音初亮翻怪其如此覽密覘

無復疑意覘丑廉翻又丑徐氏呼高嬰置戶內使人

召覽入徐氏出戶拜覽適得一拜徐大呼二君可起

呼火高嬰俱出共殺覽餘人即就外殺負徐氏乃還

復著縗經也奉覽負首以祭翊墓舉軍震駭孫

權聞亂從椒丘還椒丘在豫章至丹陽悉族誅覽負餘黨

權高嬰為牙門牙門將也其餘賞賜有差河子韶年十七

收河餘眾屯京城權引軍歸吳夜至京城下營試攻

驚之兵皆乘城傳檄備警謹聲動地權許頗射外人

權使曉喻乃止明日見韶拜承烈校尉統河部曲史言

孫權能用人以保  
江東射而亦翻

十年春正月曹操攻南皮表譚出戰士卒多死操欲

緩之議郎曹純曰今縣師深入純仁之弟也難以持

久若進不能克退必喪威喪息浪翻乃自執桴鼓以率攻

者桴音膚遂克之譚出走追斬之李孚自稱冀州王簿

求見操曰今城中疆弱相陵人心擾亂以為宜令新

降為內所識信者宣傳明教降戶江翻操即使孚往入城

告諭吏民使各安故業不得相侵城中乃安李孚小才也挾

才以求知非懷操于是斬郭圖等及其妻子郭圖審才以待聘者也

黨附交關譚尚使尋干戈以貽曹氏之驅除表譚使

譚尚既敗二人亦誅禍福之報為不爽矣

操臨兵亦  
多失着幸  
從諫速耳  
盡以知兵  
予操非也

曹純

通鑑卷之六十四 魏紀五 獻帝



知操不設

王修運糧於樂安聞譚急將所領兵往赴之至高密  
 聞譚歿下馬號哭曰無君焉歸號戶刀翻遂詣曹操  
 乞收葬譚尸操許之復使修還樂安督軍糧譚所部  
 諸城皆服唯樂安太守管統不下操命修取統首使  
 運糧就取統首也修以統亡國忠臣解其縛使詣操操悅而  
 赦之辟修為司空掾郭嘉說操多辟青冀幽并名士  
 以為掾屬使人心歸附操從之官渡之戰表紹使陳  
 琳為檄書數操罪惡連及家世極其醜詆及袁氏敗  
 琳歸操操曰卿昔為本初移書說輸芮翻下同數所  
 但可罪狀孤身何乃上及父祖邪案文選琳為紹檄

所難 釋琳人情 阮瑀

韓珩

屬潁川郡豫州部屬也故選專以檄豫州為言琳檄  
 略曰操相父騰與左伯徐璜並作妖孽養放橫傷  
 化害人父嵩乞何攜養因賊買位竊盜朝司操奸闖  
 遺醜僞狡鋒俠好亂樂禍又數其殘賢害善專制朝  
 政發掘墳陵之琳謝罪操釋之使與陳留阮瑀俱管  
 罪文多不載  
 記室漢公府有記室令史先是漁陽王松據涿郡先  
 薦郡人劉放說松以地歸操操辟放參司空軍事為  
 放因此管魏機客以亂魏張本袁熙為其將焦觸張南所攻與尚俱  
 奔遼西烏桓遼西烏桓其觸自號幽州刺史驅率諸  
 郡太守令長背表向曹長知兩翻陳兵數萬殺白馬  
 而盟令曰敢違者斬眾莫敢仰視各以次軟軟色別  
 駕代郡韓珩曰行音吾受表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



智不能救。勇不能死。於義闕矣。若乃北面曹氏。所不能為也。一坐為珩失色。坐祖觸曰。夫舉大事。當立大

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卒珩志。以厲事君。卒子乃

捨之。觸等遂降。曹操皆封為列侯。降戶夏四月。黑

山賊帥張燕率其眾十餘萬降。帥所封安國亭侯。

故安趙犢霍奴等殺幽州刺史及涿郡太守三郡烏

桓攻鮮于輔於獷平。三郡烏桓。遼西蹋頓。遼東蘇僕

陽郡。服虔曰。獷音犇。師古曰音九勇。翻又音獷。秋八月。操討犢等。斬之。乃渡

潞水。救獷。平烏桓。走出塞。冬十月。高幹聞操討烏

桓。復以并州叛。復扶執上黨太守。舉兵守壺關口。賢

潞州。上黨縣。有壺山。以其險。而操遣其將樂進李

典擊之。河內張晟。眾萬餘人。寇崤澠間。晟成正。翻弘

農張琰起兵以應之。河東太守王邑被徵。被皮郡掾

衛固及中郎將范先等。詣司隸校尉鍾繇。請留之。掾

繇繇不許。固等外以請邑為名。而內實與高幹通謀。

曹操謂荀彧曰。關西諸將外服。內貳。張晟寇亂。殺澠

南通劉表。固等因之。將為深害。當今河東天下之要

地也。高幹據并州。馬騰韓遂等據關中。君為我舉賢

才以鎮之。偽子彧曰。西平太守京兆杜畿。漢末分金

郡勇足以當難。難乃且智足以應變。操乃以畿為河

更治  
杜畿

通鑑卷之四  
漢紀三  
獻帝



智不能救。勇不能死。於義闕矣。若乃北面曹氏。所不能為也。一坐為珩失色。坐祖觸曰。夫舉大事。當立大

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卒珩志。以厲事君。卒子乃

之觸等。遂降曹操。皆封為列侯。降戶夏四月。黑

賊帥張燕率其眾十餘萬降。帥所封安國亭侯。

故安趙犢霍奴等殺幽州刺史及涿郡太守三郡烏

桓攻鮮于輔於獷平。二郡烏桓。遼西蹋頓。遼東蘇僕

陽郡。服虔曰。獷音犇。師古曰音九勇。翻又音獷。秋八月。操討犢等。斬之。乃渡

潞水。救獷。平烏桓。走出塞。冬十月。高幹聞操討烏

桓。復以并州叛。復扶執上黨太守。舉兵守壺關口。賢

澤州。上黨縣有壺山。以其險而操遣其將樂進李

典擊之。河內張晟。眾萬餘人。寇滹澗。晟成正。翻弘

農張琰起兵以應之。河東太守王邑被徵。被皮。翻郡掾

衛固及中郎將范先等詣司隸校尉鍾繇。請留之。繇

繇不許。固等外以請邑為名。而內實與高幹通謀。

曹操謂荀彧曰。關西諸將外服內貳。張晟寇亂。殺澗

南通劉表。固等因之。將為深害。當今河東天下之要

地也。高幹據并州。馬騰韓遂等據關中。君為我舉賢

才以鎮之。偽子彧曰。西平太守京兆杜畿。漢木分金

郡勇足以當難。難乃且智足以應變。操乃以畿為河

更治  
杜畿

通鑑卷之四  
漢紀三  
獻帝



東太守鍾繇從王邑交符交郡符也邑佩印綬徑從河北

詣許自歸河北縣屬河東郡宋白曰陝州平陸縣木漢大陽縣地後漢改為河非縣衛固

等使兵數千人絕陝津水經注河水東過陝縣北河非對茅城謂之茅津亦謂之

陝津陝式丹翻杜畿至數月不得渡操遣夏侯惇討固等未

至畿曰河東有三萬戶非皆欲為亂也今兵迫之急

欲為善者無主必懼而聽於固固等執專討之不勝

為難未已討之而勝是殘一郡之民也且固等未顯

絕王命外以請故君為名必不害新君吾單車直往

出其不意固為人多計而無斷亂斷了必偽受吾書得

居郡一月以計縻之足矣遂詭道從邱津度水經注河水東

逕湖縣故城北又東合相水又東石合門水河水於此有邱津之名邱音賣范先欲殺畿

以威眾且觀畿去就於門下斬殺主簿以下三十餘

人畿舉動自若于是固曰殺之無損徒有惡名且制

之在我遂奉之畿謂固先曰衛范河東之望也吾仰

成而已仰牛向翻然君臣有定義成敗同之大事當其平

議以固為都督行承事領功曹縣以為都督又令行郡承事又領功曹也

都督掌兵丞貳太守於郡事無所不開將校吏兵三

功曹掌選署功勞賜以郡權悉與之也將即亮翻固等喜雖陽事畿不

于餘人皆范先督之校戶教翻以為意固欲大發兵眾情

必擾不如徐以貨募兵固以為然從之得兵甚少賞

兵之計也



募兵則郡計不足以繼故得兵甚少畿又喻固等曰人情顧家諸將掾惡鳥又從之於是善人在外陰為已援惡人分散各

還其家會白騎攻東垣白騎張白騎之衆相聚為賊

續漢志垣縣注云山在東狀如垣高幹入濩澤濩澤縣屬

蓋此時已有東垣之名騎奇寄翻高幹入濩澤濩澤縣屬

十騎赴堅壁而守之將即亮翻堅壁吏民多舉城助

畿者舉城謂舉比數十日比必得四千餘人固等與

高幹張晟共攻畿不下略諸縣無所得曹操使議郎

張既西徵關中諸將馬騰等皆引兵會擊晟等破之

斬固琰等首其餘黨與皆赦之於是杜畿治河東務

崇寬惠治音直民有辭訟畿為陳義理遣歸諱思之

為音于偽翻諱父老皆自相責怒不敢訟勸耕桑課

畜牧百姓家家豐實然後興學校校戶舉孝弟弟讀

修戎事講武備河東遂安畿在河東十六年常為天

下為曹操因河東資實以平關中張本杜畿之子

待中荀悅桓帝延熹二年置作申鑒五篇奏之悅爽

之兒子也時政在曹氏天子恭已言恭已南面而已

子口無為而治者其舜也歟夫何為恭恭已正南面

而已後世遂以政在強臣已無所預為恭已舜之恭

而巳後世遂以政在強臣已無所預為恭已舜之恭

妙

久任

荀悅



已果如是哉悅志在獻替獻可而謀無所用故作是書其

大畧曰為政之術先屏四患屏必乃崇五政偽亂俗

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壞音怪四者不除則政未

由行矣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生審好惡以正其

俗好呼到翻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

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

不樂生不可勸以善故在上者先豐民財以定其志

是謂養生此說萬世不可善惡要乎功罪毀譽効於

準驗書云無稽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無或詐偽以蕩

衆心蕩謂動之也以許偽動之則人故俗無姦怪民

無淫風是謂正俗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

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撻以加小人化其形

也桎之日翻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

之域推吐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

章化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安居則寄之內政

國語管仲相齊桓公有事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賞

罰政之柄也人主不妄賞非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

不勸矣不妄罰非矜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

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

為善不縱下為惡則國法立矣是謂統法四患既蠲

通鑑卷之四



五政又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疎而不失

垂拱揖讓而海內平矣荀悅中鑒其立論精切關於

至于揣摩天下之執應敵設變以制一時之勝恍未

必能也曹操奸雄親信或攸而恍乃在天左右恍

非比於或攸而操不之忌蓋知恍但能持論其必

不能辨也嗚呼東都之季荀淑以名德稱而或攸以

智略濟荀悅蓋得其祖父之彷彿耳其才不足以用

世其言僅見于此書後之有天下國家者尚論其世

深味其言則知悅之忠于漢室而

有補于天下國家也



其治通鑑卷第六十四

文政成實



